

哥本哈根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欧洲中部时间 201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 — 17:00 时至 18:00 时

第 58 届 ICANN 会议 | 丹麦哥本哈根

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五点了。实际上已经过一分了。先生们女士们，请就座。我们要开始了。

好的。我们开始吧。我是马库斯·库墨。我们的会议与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联合召开。坐在我旁边的是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Tapani Travainen)，但我建议台上的人自我介绍一下，从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开始。

罗恩·达席尔瓦:

我是罗恩·达席尔瓦，来自 ICANN 董事会。

露丝薇斯·范德朗

(LOUSEWIES VAN

DER LAAN):

我是露丝薇斯·范德朗，来自 ICANN 董事会。

罗宾·格罗斯

(ROBIN GROSS):

大家好。我是罗宾·格罗斯，来自非商业用户选区。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凯茜·克莱曼

(KATHRYN KLEIMAN):

我是凯茜·克莱曼，来自非商业用户选区和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马库斯·库墨：

我是马库斯·库墨，来自 ICANN 董事会。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我是塔帕尼·塔尔瓦伊宁，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主席。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我是贝基·伯尔，来自 ICANN 董事会。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我是马修·希尔斯，来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NCSG)。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我是克里斯·狄思潘，来自 ICANN 董事会。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是谢林·查拉比，来自 ICANN 董事会。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我是乔治·萨多夫斯基，来自 ICANN 董事会。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我是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来自 ICANN 董事会。

马库斯·库墨: 谢谢。我们开始吧。能否请工作人员介绍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

谁愿意介绍呢？塔帕尼？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我想让凯茜·克莱曼介绍第一个关于合规性的问题。

有请，凯茜。

凯茜·克莱曼: 这些问题会在某些时候公布的是吗？

马库斯·库墨: 是的。我已经让他们处理这件事了。

凯茜·克莱曼: 好的。我继续说。我是凯茜·克莱曼。

麦克风有回音吗？我感觉有回音。

我能 -- 好的。

太好了。试试这个。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我是凯茜·克莱曼。

好的。这个问题是：在跟进我们在海德拉巴提出的问题，以及鉴于现在任命了新的合规部负责人 -- 杰米·赫德兰 (Jamie Hedlund) 来了吗？你好，杰米。

-- 我们想回顾一下在海德拉巴提出的顾虑，看看为减轻我们报告的滥用情况采取了哪些行动。如何才能将 ICANN 的投诉流程修改为 (a) 为投诉提交方创建问责制；(b) 确保注册人获得通知并有时间通过正当程序对 ICANN 针对其域名提出的指控作出回应；以及 (c) 为本身可能通过 ICANN 投诉流程成为骚扰和滥用对象的注册人提供保护。

鉴于有一些相当新的信息，我们现在进一步扩展了这个问题，但我们先来看看那一个。

杰米，我知道你没有参加我们在海德拉巴的会议，或者说至少我没看到你，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在冰岛也提过。

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

贝基，你愿意回答吗？

>> (离开麦克风。)

马库斯·库墨： 抱歉？

>> (离开麦克风。)

贝基·伯尔： 首先，马跃然 (Goran Marby) 或工作人员中有人 --

杰米，你想先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此事的背景信息吗？

凯茜·克莱曼： 趁杰米还在路上，我想说一件我们在海得拉巴讨论过的一个案例，一家小型企业给竞争对手发了一封勒令停止通知函，而这个竞争对手却反过来开始对他们展开滥用和骚扰活动，包括身体暴力威胁，威胁还包括 WHOIS 投诉，进而导致这家小型企业的电子商务网站瘫痪，对注册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凯茜？抱歉。凯茜，我记得你在海得拉巴特别关注最后一点关于提供保护的问题。你认为对于最后这一点，为那些自己可能成为骚扰和滥用对象的注册人提供保护，你还听到足够的意见。

是这样吗？

>>

（离开麦克风。）

谢林·查拉比：

好的。谢谢。

杰米·赫德兰：

大家好，我是杰米·赫德兰。谢谢你的问题。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

显然，在合同合规部，我们会非常严肃地处理滥用行为投诉。我们一般会在收到时就着手解决。我们会与任何感觉遭受滥用的人密切合作，无论是注册人、注册服务机构还是注册管理机构，所以，无论是谁，只要感觉自己是滥用行为的受害者，都可以直接提出来。

我们有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流程，我们会认真处理此事。

在有关问题上，举报人也可以合法地匿名提交投诉，我知道有的人对此会有点惊恐，虽然是匿名提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遭受滥用时，我们就鞭长莫及了。我们会保留提交投诉的当事人或当事方的记录。

凯茜·克莱曼：

杰米，我是凯茜，我想补充一点，或许罗宾也想补充。

匿名提交投诉似乎与我们在许多其他地方看到的 DNS 滥用周期背道而驰。

注册人应采用的正当程序是什么？因为有些例子表明，现在还没有任何程序，所以注册人不一定知道有人投诉他们，注册服务机构也不会总是报告这种问题。我们如何提供更正当的程序和更多保护 -- 如谢林指出的，为甚至没有被包含在方式和流程中的注册人提供更多保护？除了变成这些投诉的对象之外，网站上甚至没有提到注册人。

杰米·赫德兰：

再说一次，当注册人有异议的时候，我们会伸出援助之手。我们会确保注册服务机构或注册管理机构帮助他们。

有时也会出现注册服务机构难以帮助注册人的问题，但我们保证，一定会尽一切努力处理此事。

如果存在注册人没有得到公平对待的情况，那么最好能提供一
些明确而具体的例子，但我们保证，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关于匿名问题，我不太确定你说的 DNS 周期是什么意思，但
是我想说，在许多不同场合的裁决中，匿名起着重要的作用。

有时候，注册人或在其他对抗程序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合理的理
由不想被认出来。这与 ICANN 内部的举报人，与合同合规部
内部的潜在举报人都是一样的。

总是会达到平衡，重申一次，我们会努力确保即使匿名，也能
消除滥用情况。

凯茜·克莱曼：

我带着极大的尊重，加入了一个用了 18 个月的时间处理代理
或隐私服务中涉及的域名披露事宜的团队，我们谈到了政治异
见者，我们谈到了总是说他们或他们的家属可能受到了迫害的
人，他们是注册人。对于采用匿名方式的想法 -- 我们讨论了
应该如何披露，以及通过什么程序披露。所以，让提交投诉的
人匿名的想法似乎很反常。

杰米·赫德兰：

好吧，再说一次 --

凯茜·克莱曼：

应该有一个流程来解决这个问题。

杰米·赫德兰： 那么，类似于隐私代理，如果要披露，就要提供这样做的理由，在提出理由之前，这些凭据就会受到保护。

匿名投诉也是一样，除非有令人信服的披露理由，否则仍将保持匿名。

凯茜·克莱曼： 好的。我的理解不同，这可能是好的，你是说可以向你或你的办公室匿名提交投诉，还是说只是会以匿名的方式交给注册服务机构，但其实你知道投诉人的身份，所以，如果有人通过投诉人提出骚扰或滥用的指控，那么有一个流程 --

杰米·赫德兰： 我们始终知道是谁提交的。

凯茜·克莱曼： 我们能否与你们合作制定 --

杰米·赫德兰： 当然。

凯茜·克莱曼： -- 披露流程？太好了。

我还能再问一个关于消费者保护部新主管的问题吗？

杰米·赫德兰：可以。 是的。

凯茜·克莱曼： 这合适吗，塔帕尼？可以吗？

>> (离开麦克风。)

凯茜·克莱曼： 好的。看到任命书时我很惊讶。

此人正在对包括知识产权所有者、执法机构、监管机构和消费者保护团体在内的各个选区执行外展活动，以了解他们的顾虑，并考虑 ICANN 如何在将各方聚集在一起这件事上发挥作用，从而解决滥用和非法活动的问题，增进消费者对域名系统的信任。

首先，我们能否成为公民社会、非商业、公众利益 --

杰米·赫德兰： 不是，他们是被故意忽略的。

当然你们可以。

凯茜·克莱曼： 可以将我们明确加进去吗？

这如何遵守章程，我知道你想过这一点，但是如何遵守章程呢？其中规定 ICANN 不得偏离其使命行事，并且 ICANN 也不得进行管制，即对使用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的服务或者这些服务所携带或提供的在明确规定的范围之外的内容施加规则和限制。

杰米·赫德兰： 所以，此人认为应该与社群 -- 与 ICANN 内的利益相关方以及我们社群以外的人合作，处理现有消费者 -- 现有保护措施 -- 出现在当前版本的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协议中的措施，并促进关于这些保护措施的讨论，包括其有效性或不足之处，鼓励针对如何改进进行交流，是在 ICANN 内部和 ICANN 使命范围内，还是可以讨论 ICANN 之外的领域，有人可能希望对这些领域进行调整。

这是一个合作的立场。而不是一个政策制定的立场。也不是一个实施的立场。这样做是为了增加这些保护措施的透明度。

凯茜·克莱曼： 我们感觉有一点被忽略了。如果可以将我们包括在内 --

杰米·赫德兰： 你们看过职位说明吗？

好的。一旦这项工作有人做了，就不再相关了，你们当然都会被包括在内。

马库斯·库墨：

贝基想补充一点意见。有请，贝基。

好的。我们很好。

我们对这个没有问题，但我们觉得你们想更多地包含在里面 --

凯茜·克莱曼：

我们很在意。真的很在意。就像在一个滑坡上 -- 远不止一个滑坡，而是在滑坡的顶端。

马库斯·库墨：

好的。贝基终于来了。好的。

贝基·伯尔：

好的。我以为已经皆大欢喜了，我只想说一下，我们也听到了缔约方机构的一些顾虑。

显然，ICANN 只能按照其使命行事。但是，我认为，对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中的一些规定，我们听到了很多投诉，因为 ICANN 规定必须禁止某些事情，但 ICANN 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内容或版权问题等等。

我没有很多时间与杰米讨论这一点，但是对于 ICANN 的作用存在困惑，这件事在 ICANN 内部也引起了摩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鼓励各方之间在 ICANN 之外进行沟通，我们正在教导社群，让他们了解 ICANN 的有限使命，并弄清楚我们的职责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们其实希望这样做能减少 ICANN 在其使命之外开展工作的压力。

所以，我非常理解你们的担心。但是，我也确实认为，除非我们开始进行这样的对话，否则我们将继续承受压力，其中一些压力非常坚硬，需要在我们的范围之外采取措施。

所以，我们只需要进行更好、更清晰的沟通，并希望在未来的会议中，可以对措辞做一些更加规范和清晰的说明，这样就不会自找麻烦了。

我刚刚说的最后一点仅代表我自己的看法，我还没有和董事会的任何成员讨论过。

马库斯·库墨：

谢谢贝基。我认为这非常有用，整个讨论也非常有用，因为公开提到了一些潜在问题，我一直坚信，公开讨论潜在问题是最好的方式。

对此你最后还有什么意见吗，凯茜，或者说你现在满意了吗？

凯茜·克莱曼： 我很赞赏这次的讨论，每个人都说得很好。谢谢。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你提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会让马修·希尔斯介绍。

马修·希尔斯： 谢谢塔帕尼。我是马修·希尔斯。那天，我们非常高兴地听到了 2017 年董事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对董事会透明度以及开放和尝试公开会议的关注，这个问题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具体而言就是：你们对增加透明度以提高社群对在董事会层面所做决策的理解有什么想法？

你们肯定知道，工作阶段 2 的透明度小组现在正在就此征询公众意见，该小组建议，任何从董事会会议记录中删除材料的决定都应该得到授权，DIDP 是一个例外，那些从会议记录中被删除的材料应该尽可能安排在待定的特定时间期限之后发布。这些提议听起来合理吗？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马修，我想交给露丝薇斯回答。有请。

露丝薇斯·范德朗：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你，马修。

董事会显然还在研究工作阶段 2 提出的具体建议，但是我想以非常普遍的方式回答，这就是透明度的体现，特别是让社群更好地了解董事会是如何运营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才是董事会的主要优先事项。

目前，我们在赫尔辛基组建了一个关于信任的董事会工作组，而且这个工作组的目标 -- 当然，我们非常关注移交后的新世界 -- 是调查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增加社群对董事会的信任。

我们对如何做这件事提出了一些想法，决策的透明度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当然我们还将做其他事情。

现在，具体来说，我认为应该与社区合作，解释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的工作方式，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些会议就很重要，我们坐下来，讨论所有这些记录在案的问题，并制定解决办法，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到社群的生态系统里去接触他们，我们这样做得越多并依照我们的差旅政策，就能找到问题所在，听听他们的意见，并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一点在过去几天被提到很多次了，但我想再重申一次。我觉得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人，我现在加入董事会已经一年半了，在我到访社群的不同部分去参加他们自己的会议后，我对事情在那里的情况有了更好的想法。我认为应该在那

里建立关系。在那里建立信任。这样就可以解释事情是如何运作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另一方面，我们正在一项试点计划中开展调查，看看我们的董事会研讨会的哪些部分将成为正式的董事会决定，我们可以将这些内容公开，人们可以去听一听。目前，在本次会议中，例如，关于新的反骚扰政策的研讨会部分是公开的。我们并不会在那里做出决定。采纳政策的正式决定将在董事会的公共会议上做出。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公开的方式讨论和开展这项工作，所以，人们会知道我们是如何准备这些事情的。

如果得到赞赏 -- 并没有很多人出现在电话中。也许是宣传没做好。预算会议也公开了。这很有意思。而且我认为，我们宣传得越好，并使所有人都能听清楚，预计我们就越有吸引力。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我们可以试着更多地解释我们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

另一个我们一直在想的事情 -- 但我真的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需要怎样来更好地了解董事会是如何做出决定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不仅会经过正式的决议，还会将其放在环境中考虑。

有很多志愿者出现疲劳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或精力去阅读每一个决议和相关的所有内容。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在博客文章或摘要文件中解释原因、背景信息、来源、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使其易于理解，简洁一点，然后确保人们

可以在网站上轻松查看，我认为应该也有一些作用。所以，这些只是我们正在开展的一些工作，如果你有想法，我们会非常感激，而不仅仅是提出正式的工作阶段 2，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确保 -- 我们是你们的董事会。所以，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和方式。这绝对是一个优先事项。

马库斯·库墨：

谢谢露丝薇斯。

马修，问题是问你的。你们还需要什么？有请。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库斯。谢谢露丝薇斯。

我认为提供有关决策的前因后果将会非常好。

这至少表明了一点，即董事会在决定是否披露超出 DIDP 范围的某些要素方面留有更大的余地。希望你们在审核决策时，可以考虑到这一点。谢谢。

露丝薇斯·范德朗：

可能还有一点，为了让仍然对首字母缩写不了解的新人明白，我在这里说一下全称。这是指纪录信息披露政策。你们可以访问 ICANN 网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披露请求和相关回应。所以，再说一次，这样做体现了透明度。实际上了解它是如何工

作的相当有趣。对于你提到的那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如果有特定的敏感性，但经过一定的时间后会消失，例如，如果它是商业机密信息、与之相关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处理，我认为这很有趣。

马库斯·库墨：

谢谢。

克里斯，你想补充吗？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马库斯。

我只是想借此机会接过露丝薇斯的话，我们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召开了公开会议。

我知道罗宾通过电话参加了一场会议，而克里斯蒂娜·罗塞特 (Kristina Rosette) 和一些人参加了第二场。我真的很感激你们，我要对社群中的其他人说，那些参加电话会议的人能否给我们一些关于他们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反馈等等，不一定是现在，也可以发个留言或其他东西。其次，因为这是一个试点计划。我们放弃了试点机会，我觉得太遗憾了，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反馈。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反馈，将是很好的。

此外，我们还将努力确保公开下一次举行的会议的详细信息，传播得稍微好一点，而不是存放在地下室中有老虎守卫的档案柜后面。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的问题，克里斯。这个秘密确实保守得很好。

我不知道罗宾你是否想回应一下，因为你听过。但你不一定要发言。

罗宾·格罗斯：

（离开麦克风。）

马库斯·库墨：

好的，抱歉。还有人可以给我们提供反馈吗？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能否将这个问题放一放？我认为我们 --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马库斯？抱歉，我是里纳利亚。我只是想提一下首席执行官报告，基本上其中提供了一点关于董事会在研讨会期间讨论的内容和相关背景信息，目的是想让董事会的工作更加透明。对此跃然也有几句话要说 --

马库斯·库墨：

谢谢。补充得很好。

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了吗？塔帕尼将为大家介绍。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不想自己说，交给罗宾吧。

罗宾，你可以介绍一下 PIC 的问题吗？

罗宾·格罗斯： 众所周知，特定的 PIC 或者说公益承诺已经被纳入了新 gTLD 协议中。其中一些 PIC 存在冲突，甚至将 GNSO 政策制定流程和共识性政策放在一边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消除或缓解这些 PIC 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确保 PIC 不将 ICANN 政策放在其狭隘的使命之外，并且在志愿者处理、研究、起草、编辑和审核它时不无视或忽略共识性程序？

马库斯·库墨： 谢谢。

你愿意回答吗？还有乔治，我想你会想回答这个问题的。

好的，贝基有请。

贝基·伯尔： 正如罗宾在对新章程数个小时的讨论中非常好地了解到的那样，对于如何处理合同中的 PIC 承诺，我们真的绞尽脑汁。大致来说，PIC 承诺分为两类。有一些标准的 PIC 承诺是 ICANN 要求的。申请人有机会提供他们想做出的任何其他承诺。

我认为 ICANN PIC -- 我想我们所有人可能都会发现哪些是有问题的。但就我个人来说，在问责的过程中，我认为至少有一个是有问题的，有一个标准承诺是有问题的。

显然，申请人为了各种目的自愿做出了其他承诺，我没有这些内容的全部清单，但我认为，有很多承诺是 ICANN 无法按照共识性政策等流程作为合同事务强制人们执行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人们为了以某种方式行事而自愿做出承诺的事实，我们也很纠结该怎么办，这些自愿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在某些情况的 TLD 授权中获得奖励的基础，我不知道对于这些 PIC，我们是否需要取消任何义务。我不想形容它是什么。但是存在一个公平的问题，这是社群问题和一大堆问题的依靠。

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处境很糟糕，我们同意追溯这些条款。我的意思是，可以在任何新的合同中进行测试，例如，在新的轮次中就严格测试了章程使命。但我相信新章程具体规定了现有合同，包括那些被追溯的条款中的公益承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特别追溯章程的条款。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还有其他问题吗？好的，有请。

罗宾·格罗斯：

这可能不止是一个意见。但是，如果我们再以 PIC 的形式进行这种政策制定流程，好像就创造了一个与 GNSO 流程竞争的政策制定流程。而且我认为，这样做会阻碍政府和其他人参与 PDP 流程，因为他们可以等到 PIC 出来后再参与，而不一定要参与多利益相关方社群的共识性协议。

所以，虽然我明白，人们可能会说，好的，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确保不再出现这种忽略社群共识性政策而只是听从政府游说或商业游说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对自下而上模型、对社群基于共识的模型的伤害才是我们接下来必须处理的一个真正的担忧，并非常坚定地确保接下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贝基·伯尔：

我听了你的发言，非常理解你所说的。我们确实特别表示，ICANN 今后的合同必须为其使命服务。现在，我知道有很多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可以与任何一方和使命服务签订协议并强制实施，包括公益承诺。对此我表示理解。

但是，所谓的“公益承诺”只是一个关于我会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声明，这是一个合同术语，不是灵丹妙药，我的意思是说它叫做公益承诺，但它实际上是合同中的一个以某种方式约束某方行为的条款。

但它不能超出 ICANN 的使命范围。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妥协，用特定的措辞来防止这种事发生。还有那么多关于合同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在最后能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但...

我当然很清楚。我知道董事会已经按照章程讨论了这一点，态度非常坚定。我认为我们最终会同意有原则的妥协。我知道这不是原则，这几乎没有人想要妥协，但这就是问题的来源。

马库斯·库墨：

谢谢贝基。这就是妥协的本质。

凯茜，你想发言吗？

凯茜·克莱曼：

我是凯茜·克莱曼。与很多其他人一样，我们用 180 度的大转变协商了某些共识性政策，这里也有我的血液、汗水和泪水 -- 这个麦克风不喜欢我。我们试试这个 -- 180 度的大转变现在用到了数百个顶级域名的公益承诺中。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但随后我会补充一些其他东西。

我是协商基本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小组的一员，属于编写协议的那部分。我不记得有任何公开的机会 -- 或许是我错过了 -- 讨论所有这些 PIC，并让董事会知道它们的坏处，特别是其中的有些非标准 PIC，但是有些 PIC 可能会造成损害。

我只想分享一下，我知道合同是神圣的。但是，正如在冰岛召开的极好的 Skype 会议中我与跃然分享的那样，我父母的房屋合同是在 20 世纪 30 年编写的，他们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购买这间房子，说没有犹太人、黑人或狗。我们是犹太人。显然，对于公共政策的事，不允许使用合同条款。这对公共政策是无效的。而且，我认为对于 ICANN 政策，超出 ICANN 共识性政策或 ICANN 章程之外的任何事都应该是无效的。谢谢。

还会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吗？因为我们有 1300 个新 gTLD 要讨论。

贝基·伯尔：

克里斯让我举个例子，我不认为我们真的需要 -- 我愿意承认，当申请人把事情放在那里的时候，有 -- 我一个都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与我有关联的申请人没有抛出任何东西。

而且我保证，所有签约方都将与 NCSG 的每一个成员手挽着手，抗议在签订这些合同的最后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反对急于就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做法。

我的意思是，你可能还记得，关于基本协议的谈判很久以前就进行了，而且商定了一个合同并征询了公众意见，然后在流程结束之前很早就通过了。我肯定希望我们再不要看到最后的流程。

但是，当我们在起草章程的过程中对妥协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讨论后，我开始纠结于是否应该重新开放这个流程。

所以，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你也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认为社群达成了一致。

现在，如果你告诉我有人做出公益承诺，说没有犹太人注册 TLD，我可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件事。

马库斯·库墨：

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其他意见吗？我感觉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们已经将这个问题记下来了。那么，我们可以进入需要你们回答的问题了吗？

有请工作人员介绍董事会问 NCSG 的问题。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第一个问题我想让罗宾回答和解释，因为她是 CCWG 问责制小组的主要成员。

罗宾·格罗斯：

谢谢。好的，其实，这是一个工作组，我想 NCSG 的每个人应该都很很自豪我们参与了这个工作组，因为我们是最广泛的群

体之一的参与者和一些不同小组的报告员。所以，我觉得我们团体持续参与这个工作组让我对我们的成员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们如此积极，在这些小组中做了很多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进行讨论，比如透明度审议和人权问题。有一些工作人员问责制问题是我们的团体推进的，现在也拿出来讨论了。所以，我应该感谢你们，董事会和工作人员，让我们做这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给我们提供了支持。我认为这样真的很好。谢谢。

马库斯·库墨：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非常赞赏这种积极的语调和积极的意见。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我们可以多做一点有利于参与和及时完成工作的事情吗？

罗宾·格罗斯：

嗯，我知道一些我们提出的问题，例如，ICANN 法务部希望在进行 CEP 时获得一些帮助，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所以，如果我们能获得一些保证，让我们可以从 ICANN 工作人员那里获得多一点回应，为我们提供一些需要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处理这些小组的工作了。但我们不知道需要哪些数据，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马库斯·库墨： 需要数据是在我们与选区的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我想知道 ICANN 组织是否愿意参与这件事。事实好象并非如此。好的。你的诉求已经被记下来了。哦，戴维·康纳德。好的，有请。已经很晚了，感谢大家还醒着。有请，戴维。

戴维·康纳德： 我是戴维·康纳德，ICANN 的首席技术官。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计划是开放数据举措试点计划，我们很想了解社群对哪些数据集感兴趣。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浏览我们内部拥有的数据集，将其分类，并尝试针对我们向社群提供这些内容所必须克服的困难程度进行第一次近似法估算，无论需要进行什么转换和删改。

所以，基于这一点，届时将在社群和组织内做出关于平衡成本与优先级的决定，对于其他事情，我想我会听从上司的指示。

马跃然： 罗宾，我想说一点，因为你的问题让我很惊讶，我其实以为我们已经将这些信息发给 CCWG 了，艾德 (Ed) 还为此对我们表示感谢。还有什么你们希望的而被我遗漏的事情？我想你说的是 CEP。

罗宾·格罗斯： 是的，我指的是 CEP，合作接触流程。

马跃然： 好的。我认为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还有被我漏掉的吗？

罗宾·格罗斯： 好的。报告员告诉我，他没有收到关于这些问题的任何回复，所以，我们可能想再看看。

马跃然： 好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我 -- 好的。我认为我们回答了。或许我们可以在线下解决这件事。

克里斯·狄思潘： 回复发给了艾德，我想他会在 CCWG 会议上承认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马库斯·库墨： 好的。有太多事情需要跟踪了。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哪些政策/建议问题是你们团体的首要任务？有谁想回答这个问题？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好的。谢谢。我与我们的成员讨论过哪些是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基本上涵盖所有事情。这很难。当然，我可以挑出一些问题，比如，当我们终于委任了数据保护专员时，我们很乐意在此次会议中提出隐私问题，我们也希望能继续这样做。但是，我真的不能说，我们将优先考虑这件事，或其他

事。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一般主题，或者说言论自由、隐私、透明度、正当程序的问题，这几乎涵盖了正在进行的所有重要的 PDP。商标信息交换中心仍然是一个问题，新 gTLD RPM。所以，我真的不能说，我们会优先考虑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或其他问题。这取决于我问的是谁。所以，我将利用这个场合和麦克风，回答与我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不太相关的问题。因为似乎在所有这些对我们重要的事情中，如果有问题，工作就没法顺利完成。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工作阶段 2 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因为在这种过程中，悬而未决、仍有待敲定的规则会妨碍实际的工作。一般来说，我们有太多人面临过资源问题。如果有人去看看我们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议，可能会发现我们有相当多的年轻人。我敢肯定，在所有 SO 中，我们成员的平均年龄最小，在 AC 中应该也是如此。但让他们成长起来，让他们参与进来，需要时间。这很难。所以，我们正在寻找这些资源，如何才能让这些年轻人成长起来。这是一个缺口。我们没有老前辈，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管理他们，因此缺乏资源是一个问题。

其实当我问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时，我得到的最常见的回答是生存，有点糟糕。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糟糕，因为还是知道了他们的目标。

还有人想快速 -- 马修，你想补充吗？

马修·希尔斯： 是的，我是马修·希尔斯。这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关于促进参与和及时完成工作。我们非常希望为 PDP 重新部署资源，现在是优先的 PDP。但当然，我们不能催促工作阶段 2。我们做得很对。我们希望能处理好，及时完成工作。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凯茜，你想要补充吗？

凯茜·克莱曼： 我知道你们之前听我们说过这个问题，但是 -- 在合同合规性和消费者保护措施方面，我们正在进行 11 项审核工作，有 3 个大规模的 GNSO 政策制定流程工作组、9 个工作阶段 2 小组，以及 1 个新的社群级特别工作组。今天早上，当我们问跃然关于隐私的事情时，他说得很精彩。他说，把它放到我的预算中。我们还可以回应吗？你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预算中以便我们处理所有事情吗？有很多来自 ICANN 的新东西。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将这些东西散播出去，我们很难做出回应，或许更难的是增加志愿者的带宽，因为 ICANN 创造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你们对我们的多样性或隐私请求或任何我们今天上午谈到的内容做出回应。谢谢。

马跃然： 我只是想谢谢你。这应该是我加入 ICANN 以来第一次有人说我的发言很精彩。

[笑声]

[掌声]

马库斯·库墨： 好了，我很想说，我们应该在这个积极的气氛下结束。

[笑声]

但我看到 -- 里纳利亚。有请，我猜你想谈谈审核方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是的。谢谢马库斯。我一整天都在回答问题和提供意见和评论，所以我想我应该对你们也这样。

是的，今年陆续有 11 项审核，我们已经听到社群担心带宽的问题了。有一些方法可以管理某些部分。在组织审核中，如果目标组织说能提供更多时间会很有帮助，那么董事会展开工作时有一些自主权。所以，我们正准备与组织合作的不是已经开始的那些审核，而是要问他们这样是否有帮助，如果有，那么董事会将采取行动，我们会公布出来征询公众意见，董事会再批准展开审核。这可能涉及 SSAC、RSSAC 和 ccNSO。

现在，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希望严格按照现有的时间表，这很好，ICANN 组织也必须按照计划为审核提供支持。

对于特定审核，之前是 AoC 审核，其实更多地掌握在社群手中。如果你们真的希望展开更多或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则需要触发社群的权力和更改章程。

马库斯·库墨： 谢谢。克里斯也有一些意见。

克里斯·狄思潘： 是的。只是接着里纳利亚谈谈，是告诉马修的。我从你、ALAC、ccNSO 以及很多其他地方都听说过，我怀疑 GAC，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 -- 不要担心 SO，说内部审核，不是之前的 AoC 审核，太多了，太急了，太快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等等，然而，似乎也并没能联合社群来找我们，说请慢慢来。你们需要这样做是因为章程规定必须快一点。你想让他们快，他们就快。你想让他们慢，也有方法实现。看看，艾芙丽 (Avri) 在摇头，说不要让他们慢下来。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断收到了很多信息，说这是一个负担，这不可能完成，我们做不到，但我们还让他们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所以，我们真的很难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错开 -- 我会找到一种方法，我会错开他们。但我没法这样做，董事会不能这么干，除非社群来找我们，让我们这样做。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克里斯。还有意见吗？里纳利亚？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我不想说这个主题了，我想谈谈塔帕尼之前提到的关于能力和管理资源的挑战，特别是志愿者，年轻的志愿者。我认为社群的其他部分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一直想知道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处理所有这些事情，是否可以利用 ICANN 英才计划，或者 ICANN 组织在能力培养或导师制度方面提供的其他支持。当然，在你们感兴趣的领域指导工作方面，这个办法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我还是想告诉你这个途径。

马库斯·库墨：

你愿意回答吗？有请。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里纳利亚。这绝对是一个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式 -- 我会详细研究一下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个办法，也欢迎大家提供帮助。

马库斯·库墨：

英才计划似乎非常成功。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年轻人站在公开论坛的麦克风前发表意见，他们肯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吗？我们也可以早一点结束。没人禁止我们这样做。

有人到麦克风前面了。好的，有请。

拉乌尔·普伦默
(RAOUL PLOMMER):

大家好。我叫拉乌尔·普伦默。我来自 NCSG，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社群的所有营利部分都让他们的利益相关方来支付他们的开销，如果 ICANN 能支付非商业团体的费用就好了，因为我们没有钱。

马库斯·库墨:

好的。我们记下来了。谢谢。

沃纳·斯布 (Werner Staub)，有请。

沃纳·斯布:

好的。由于我们谈到了非商业团体的担忧，我认为对于希望更清楚地了解上个月针对 ICANN 的 IRP 诉讼是如何做出最终声明的人，这是值得的。

在名义，这是一个针对 ICANN 的 IRP 诉讼。另一方当然不能参与，因为它夹在 ICANN 和投诉人之间，是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

这个体育联合会总会一般是非商业组织。

他们一直耐心地按照既定的规则开展活动，我现在不想详谈，但你们应该看看发生了什么，ICANN 在策略上败给了系统地滥用域名的一方，这不是一次意外，对方拥有一个确实存在滥用行为并且滥用得分最高的注册服务机构，不仅通过调查发现他们是这样做的，而且其他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这家公司投诉他们受到了歧视，或者说一直是偏见的受害者，因为仲裁员了解一些关于体育的信息。

克里斯·狄思潘： 我只想谢谢你，因为我知道你明白，现阶段我们不适合讨论 IRP 之类的需要重审的问题，但谢谢你的意见。

马库斯·库墨： 有请。

露易丝·玛丽·赫尔
(LOUISE MARIE HUREL): 大家好。我叫露易丝·玛丽·赫尔，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ICANN 的会议，我只是想强调促进可持续参与的重要性，我参加了 NCUC 和 NCSG 的讨论，横向的诊断是有很多人参与，有很多志愿者，但也有少数人将很多流程装在袋子里，征召志愿者和让更多人参与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问题是如何促进可持续参与，这不仅关系到伙伴们和下一代，而且还要了解如何真正地让这些人参与，并创造

一个他们可以参与和继续全面参与的空间，因为他们会探索自己在 ICANN 的位置，因为他们会探索 ICANN。

谢谢。

马库斯·库墨： 感谢你的意见。这些很好理解，再说一次，很高兴看到新面孔。看到有新人加入是很好的。

我们会听取这个建议。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就此发表意见。

好的，凯茜。

凯茜·克莱曼： 我是凯茜·克莱曼。

我们谈到了英才计划。我还应该谈谈下一代和入职项目，是这个让我认识了露易丝，入职项目和导师制度。ICANN 创建的这些项目非常出众，珍妮丝 (Janice) 和黛布拉 (Debra) 正在处理相关事宜，他们正在帮助我们解决带宽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能否延长日程安排，延长日历期限，错开一些事，但是这些项目太庞大了。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的反馈。听到你这样说很好。这证实了我的印象，他们确实是非常积极的，我想在这个非常积极的观点上结束我们越来越活跃的讨论。

我不知道。最后还有意见吗？

塔帕尼，有请。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我主要想说召开一次没有超时的会议真的很不错，因为我一直在看其他安排。我们只剩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很好地达成了一致，令人惊讶的是就算有一些期望相反，彼此也很和谐。谢谢你们。

马库斯·库墨： 谢谢大家，本次会议到此为止。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